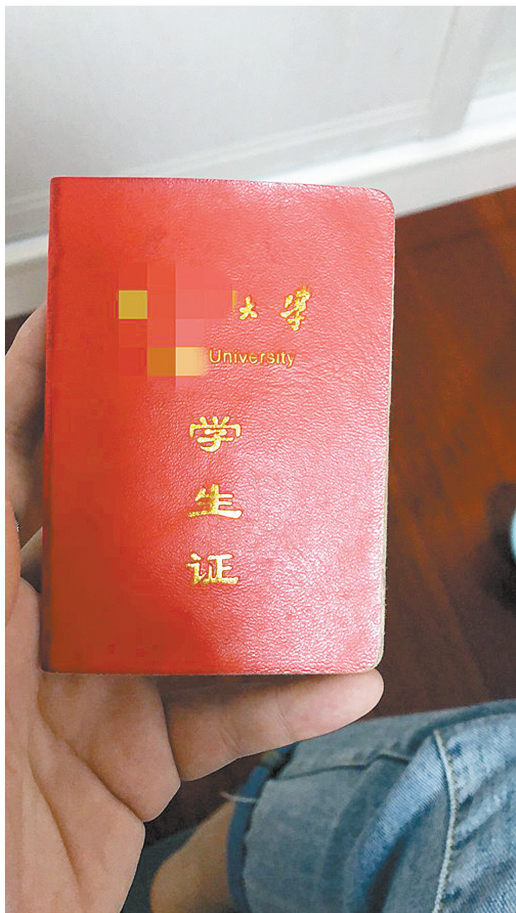


假录取通知 假学生证 假任课教师 他们为何坠入“特殊渠道上名校”骗局

大学教室里上课,有军训,住宿舍



▲ 武汉警方办案中发现的假学生证

成绩平平,相信通过“特殊渠道”能上重点大学——过去5年多来,24岁的广西南宁人李立一直在为此付出代价。

2015年高考,文科生李立考了470多分,报考了一所二本财经类院校,以这个成绩,如果没有什么意外,他将正常升入大学。

但就在那个暑假,李立接到一名自称武汉某名牌大学工作人员的电话,称掌握“内部关系”,可以让他就读这所著名高校,与统招招生一样上课,毕业后拿该校毕业证。

电话那头,对方对李立的相关信息描述丝毫不误,李立迅速将高中毕业证、高考成绩单等寄给了对方。当年8月,他如期收到了武汉这所高校的“入学通知书”。

到武汉就读大半年后,李立却发现,这一切根本就是一场“一条龙造假”骗局——假录取通知书、假学生证,包括上课的老师都是假的。

2016年6月,李立离校回到广西。至今,当年高考成绩与他差不多的同学都已毕业找到心仪的工作或考上研究生,而他几年来四处漂泊打工,学历始终停留在“高中”阶段。

与李立陷入同一骗局的,还有数十名年轻人,来自山西、新疆、陕西等全国多个省份。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这场骗局的主导者是85后男子袁某。因犯诈骗罪,袁某最近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8万元。

2015年9月,李立到校报到。报到处设在武汉那所名校一间教室里,他缴纳了大学一年级全学年学费、住宿费共计13500元,随后被带往市郊一处军训基地参加“军训”。

在这里,李立见到了“带班老师”——30多岁的袁某。约半个月后,在袁某安排下,李立与一同参加军训的同学们来到学校一处学生公寓住宿。在学校里交的学费、有军训、有宿舍、在普通教室里上课……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但李立还是注意到一些异样:这是该校的一栋研究生公寓,他和一起军训的同学分住在数间宿舍内,同宿舍没有统招本科生。

就是怀着这种美好憧憬,1998年出生的重庆人王桔为此耗费了近5年时间。2013年,王桔原本在一所中专读一年级。她听邻居介绍,交6万元“运作费”,可以去武汉这所名校读本科,毕业后拿统招本科毕业证。

王桔一家交了钱。不久,王桔收到了入学通知书。其中,录取通知书、新生须知和学校《致家长的一封信》等一应俱全。通知书显示,她被该校护理学专业录取了。办案民警介绍,这些录取材料与真正的材料基本相同。

2013年9月初,王桔在武汉这

所大学一间教室里办理了入学手续,现场将学费交给了袁某。开学后,种种迹象表明,她的身份并非统招本科生。她找袁某询问,袁某称,他们读的是“自考本科”。

王桔懵了,她找邻居要回了6万元“运作费”。她想过退学,但袁某告诉她,可以先拿这所学校的自考专科毕业证,再拿自考本科毕业证,“含金量同样很高”。

王桔选择了留下。2017年6月,眼看4年将满,王桔还没拿到毕业证。袁某谎称王桔“年纪太小,需要再读一年”,并承诺2017年12月31日前先发放自考专科

6万元“运作费”

毕业证,否则退还4年学费。王桔算了一笔账:从2013年至2017年,她共向袁某缴纳学杂费、住宿费等54000余元。

此后,王桔多次催要毕业证未果,直到2018年4月,她再次电话联系袁某时发现,自己已被“拉黑”。

和王桔有类似遭遇的不在少数。已完成4年学业的一位同学从袁某处拿到过一张毕业证,却在找工作时被发现是假证——因为单位在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上根本查不到她的信息。

“一条龙造假”背后是高校管理漏洞

王桔等人选择了报警——不是所有受害者都愿意报警,他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武汉警方迅速展开调查,2019年5月8日,将袁某刑事拘留。经调查,出生于1985年的袁某无固定职业,从2012年开始为一些自考机构招揽生源,并从中发现了“生财之道”。2013年至2018年间,袁某对外虚构了两种身份:武汉某著名高校工作人员,或该校继续教育学院教师。

在招生时,袁某宣称通过他的“特殊渠道”,可以获取该校统招本科毕业证。后来,他称自己是继续教育学院老师,可以帮助学生获取该校自考毕业证。

为骗取信任,袁某向考生发

放了伪造的录取通知书、学生证。对每届新生,他均安排有“军训”。

到案后,袁某交代,为了让学生相信,他托熟人租到4间学生宿舍,每间宿舍设置6个床位,每个床位每年租金2200元,安排他的“学生”集中住宿,并在校内找空余的教室,用来给学生上课,每年费用6万元。而所谓的上课,是袁某临时聘请校外研究生代课,每节课付给老师报酬300元至500元不等,每次上课的教室与老师都不一样。

面对学生的种种疑问,袁某会告诉他们,上不上课都可以拿到跟该校统招招生一样的学历证书,并提醒他们不要声张,在校期间一切事务只能通过他。

“不该有侥幸心理”

这些受害学生是如何接触到袁某的?办案民警告诉记者,有的系经熟人介绍认识袁某;有的则是在高考结束不久接到招生贩子的电话,而这些人都是袁某发展的“下线”;还有的甚至是因为在浏览相关招生网页时点开过虚假广告链接,填写了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最后一步步落入骗局。

警方提醒,“考生与家长要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随意点击不明招生链接,防止被不法分子利用。”

离校回广西后,因不愿受骗经历被更多人所知,李立没有选择复读。在家人鼓励下,李立试着找工作,受学历制约,四处碰壁。借助美术功底,他找到一家培训机构,努力学习室内设计,目前在一家装饰公司工作。

王桔告诉记者,直至今日,她都没拿到“毕业证书”。她后来接受了成人教育,去年拿到专科文凭,目前,23岁的她正在武汉另一所高校读“专升本”。

袁某给每名学生发放了“学生证”。寒假前,有同学拿着“学生证”到火车站购买学生票,被告知证件上的钢印是假的。袁某对此解释:“你们是通过特殊渠道进来的,到时能拿毕业证就行了。”

大一下学期,课程越来越少,一次,袁某通知大家,“计算机二级考试要到了,只要交钱,不用考试就可以拿证”。此时,李立确信自己被骗了。2016年6月,李立决定离校另谋出路,他也成为这个20多人“班级”里最早退学的学生。离校前,李立曾劝同学们及时止损,但别人依旧对名校“毕业证”有着无限憧憬,无人响应。

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袁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多名学生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法院判决袁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8万元;退赔21名受害人所缴钱款。

法院认定,这21人共向袁某缴纳学杂费、注册学籍费等970318元。金额最少的4000元,最多的112200元,平均46000余元。“一条龙造假”事件,凸显高校管理漏洞。很多学生反映,之所以相信可拿著名高校“正规本科文凭”的重要原因是,缴费在学校内,同学们也是住在学校的学生公寓,并且在学校上课。

被改变的命运还有太多。警方对受骗学生回访时发现,包括很多原本考上本科高校的学生在内,他们因为错过最好的时间,有人成了饭店厨师,有人到酒店做了服务生,还有人去做了自考招生代理,“发誓绝不会用虚假信息骗人”。

“最后悔的是我不该抱有侥幸心理,以为真有什么捷径可以读名校。”李立说。(文中李立、王桔化名)(朱娟娟 雷宇)